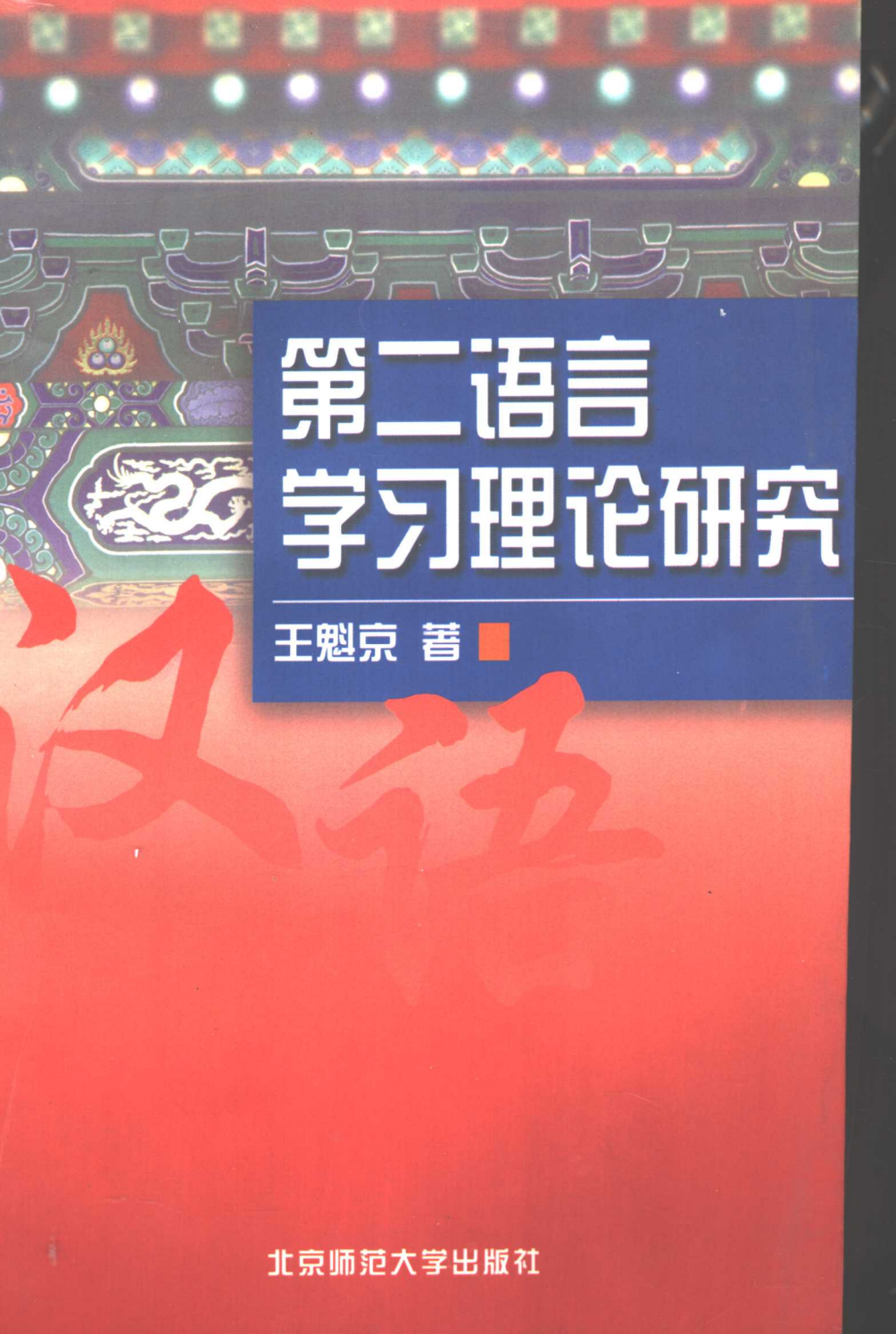




第二语言 学习理论研究

王魁京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王魁京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

ISBN 7-303-04554-6

I. 第… II. 王…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理论-研究
IV. H19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89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4 千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人们把语言教学分为第一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双语教学等不同的门类。有人曾经提出，语言教学，包括各个门类的语言教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教什么和怎么教。教什么是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怎么教是教学方法方面的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既然教学活动要由教师和学生同时参与，就不能忽视对学习者的研究。语言学习和习得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研究学习者，就是研究他们学习和习得语言的客观规律。属于不同教学门类的同一种语言的教学，例如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和其它语言的双语教学，基本的教学内容都是汉语，它们之所以属于不同的教学门类，就是因为教学对象不同。这些不同的教学对象对同一种语言的学习和习得规律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语言学习和习得的研究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语言学习理论的指导，语言教学必然会陷入盲目性。

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属于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不限于研究语言学习和习得，它们的研究范围更广。为了更集中地研究语言学习和习得的客观规律，就需要建立专门的语言学习理论，而且应当把它作为语言教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序 言

1984年，鲁健骥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第一次引进了中介语理论，引起了人们对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注意。1992年5月，《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和《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一次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1994年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力地推动了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

王魁京先生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语言学习理论的专著。我们高兴地看到，这部著作内容全面，收集的资料相当齐全，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也相当深入。我相信，这部著作不但对教学实践有指导意义，而且在推动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吕必松

1997年12月

目 录

序言

第一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问题研究概说	(1)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意义	(2)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14)
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方法	(23)
第二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特性探讨	(27)
一、第一、第二语言学习在语音掌握过程上的异同	(30)
二、第一、第二语言学习在词汇掌握过程上的异同	(53)

三、第一、第二语言学习在句子掌握过程上的异同	(78)
第三篇 “第二语言学习”跟“本民族语文学习”的区别	(111)
一、从学习行为主体与客体方面看两种学习的差别	(111)
二、第二语言学习的动机、目的和要求跟本民族语文 学习不同	(121)
三、第二语言学习跟本民族语文学习的活动过程不 同	(129)
四、第二语言学习跟本民族语文学习的环境不同	(136)
第四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 (一)	(139)
一、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40)
二、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言语的感知与理解”	(151)
三、汉语言语理解过程中的“词的理解”	(156)
四、汉语言语理解过程中的“句子的理解”	(196)
第五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 (二)	(239)
一、“言语表达”活动的性质、过程和条件	(239)

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言语表达”与“中介语”问题	(245)
三、“中介语”的产生与言语行为主体的思维活动	(258)
第六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研究	(273)
一、语言跟文化的关系及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	(274)
二、汉语语音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	(284)
三、汉语词语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	(294)
四、汉语句式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	(321)
第七篇 汉语学习者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常碰到的问题	(365)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与调查时机的选定	(367)
二、调查方式方法的选择与评价	(369)
三、调查的结果与问题分析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91)
后记	(395)

第一篇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理论问题研究概说

“第二语言学习”是指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母语（第一语言）的成年人对另一种语言的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既可以指已经掌握了本国语言（如英、法、德、日等国语言）的外国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可以指中国国内已经掌握了本民族语言（如蒙古、朝鲜、维吾尔等民族语言）的某些少数民族成员对汉语的学习。不过，我们要谈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特指掌握了自己的母语的外国人对汉语的学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可以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掌握了本民族语言之后而对汉语的学习，理由是：中国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跟汉语差别甚大，比如蒙古语，它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该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跟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大不相同。该语言的名词后边接表示数、格、人称、领属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动词后边接表示态、体、时、式等语法意义的附加成份，属于“粘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才有的特点。汉语在类型上属于“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它没有上边所说的这些特点。又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它们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它们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也跟汉语大不一样。因此，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少数民族成员在掌握了本民族语言之后而学习汉语时，都需要在自己已有的一套语言系统的基

基础上建立另外一套语言系统。这是少数民族成员学汉语跟外国人学汉语所共有的特点,尽管如此,由于一国之内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性,民族间的交往与文化联系的密切性,少数民族成员接触汉语的机会远比外国人接触汉语的机会要多得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中增添了不少由汉语来的借词,这都是少数民族成员学汉语的有利条件。因此,少数民族成员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困难,比对中国完全陌生的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困难也要少许多。于是,有关少数民族成员学汉语情况,本书不作研究讨论。

汉语本身还可以分七大方言:北方话、吴语、粤语、客家话、湘语、赣语和闽语。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不同方言区的人彼此通话也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要学习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方言跟普通话之间,共性的东西要多于差异性的东西,尤其在语法上。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不属于第二语言学习。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不存在由一种民族语言向另一种民族语言跨越的问题,不存在另外建立一套语言系统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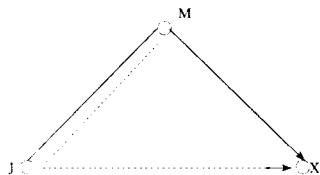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理论研究的意义

(一) 指导教学实践,提高教学效率

人们作某项研究,总要先考虑它有没有意义,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问题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问题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指导教学实践,

提高教学效率。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要想提高教学效率,作为施教者的教师除了熟练掌握自己所教的科目内容之外,还必须了解施教的对象“学习者”和他们的学习活动规律。“学习者”是学习行为主体,他们在教学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学习行为主体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然而,对第二语言学习行为主体及其学习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很薄弱。

为了说明学习行为主体在教学结构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我们先对第二语言教学结构作一点简单的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同任何其它的“教学”活动一样,都是由“施教者”(教师)的施教活动;“学习者”(学生,学习行为主体)的学习活动;以及施教和学习的“科目”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很复杂的活动。首先,从“施教者”的施教活动方面看,它得有施教的对象、施教的“科目”。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活动中,施教的对象是外国成年人,施教的“科目”是汉语。第二,从学习者及其学习行为上说,有无教师指导下的“自学”和教师指导下的正规的课堂学习。我们要谈的主要是后一种学习。第三,从施教“科目”方面说,汉语相对于学习者的母语或本国语言来说是第二语言,是外国语。总之,“施教者”(J)及其施教活动;“学习者”(X)及其学习活动;施教和学习的“科目”(M)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力,在一定的作用力的推动下教学活动才能进行。J、X、M三者之间的、力的相互作用,简单地说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关系(如图)。



在J、X、M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关系中，“施教者”的施教作用力的方向和路线是： $J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X$ 。“施教者”把“教学科目”的内容（如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和具体的语言材料）传授给“学习者”。在教学活动中，“施教者”的施教活动作用力的方向是他向的，即指向“学习者”。“施教者”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向“学习者”传输第二语言的信码和信息，培养他们的第二语言能力。“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作用力的方向和路线则是： $X \leftarrow \cdots \cdots J \leftarrow \cdots \cdots M$ 。即“学习者”从“施教者”那里获得“教学科目”中的信码和信息，并逐步转化为自己的第二语言能力，“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作用力的方向是我向的，即指向他自己。M作为教与学的科目，其中有关第二语言的信码、信息的选择和编排，固然要适合于“施教者”的施教活动，但从根本上说，更需要适合于“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于是“教学科目”中的信码、信息编排上的针对方向，或者说它的潜在的作用力的方向也是指向“学习者”。总之，在整个教学结构系统中，J、M、X三方面作用力的指向都是“学习者”。“学习者”是教学作用力的重心；“学习者”及其学习活动在整个教学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了解学习行为主体，掌握其学习活动规律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

由于“学习者”及其学习活动在整个教学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决定了要提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效率，必须对“学习者”及其学习活动规律进行研究。有关“学习者”及其学习活动规律，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篇文章里作详细探讨，现在先谈谈教学效率的问题。

所谓“效率”，在物理上是指一种机械（原动机或工作机）在工作时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之间的比率。一定的原有能量（输入能量）通过某种设备转化为有效能量（输出能量）时，部分能量总要被摩擦、阻抗、辐射或其它原因消耗掉，从而使有效能量比

原有能量要低。“效率”=输出能量÷输入能量×%所得出的百分数。假如“输入能量”是一定的，那么“输出能量”越大机械工作效率也就越高。“效率”也可以泛指日常工作与获得的效果（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成果）所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教学效率”呢？所谓“教学效率”也应该是：“学习者”所获得的有效的结果或成果，跟“施教者”在施教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量，加上“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若用一个式子来表示，就是：

$$\text{教学效率} = \frac{\text{“学习者”获得的有效成果}}{\text{“施教者”付出的劳动量} + \text{“学习者”付出的劳动量}}$$

教学活动跟其它生产活动相比，固然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是在他们的大脑里进行的活动，很难进行观察和计量，他们所获得的成果与所付出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无法用百分比进行计算。“学习者”所获得的成果跟“施教者”所付出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也很难用百分比进行计算。有时，我们对“施教者”在施教活动中，“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量虽然能用时间来计算，但在一定的时间里，各自所耗费的精力有多少又是无法计量的。尽管教学“效率”的高低很难用百分率准确地去计算，然而根据上边的式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施教者”付出的劳动量是一定的，“学习者”所付出的劳动量也是一定的，那么“学习者”获得的有效成果越多，教学“效率”也就越高。如果说一种机械工作效率不高的原因是：部分“输入能量”被摩擦、阻抗等作用力消耗掉了。那么我们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要是“效率”不高，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也不妨说是：部分能量，或者说部分劳动量，即“施教者”和“学习者”所付出的部分时间和精力被类似于“摩擦”、“阻抗”这样的作用力给消耗掉了。影响教学效率的，类似于“摩擦”、“阻抗”的作用

力会在什么地方发生？这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一般说来，在教学活动中“摩擦”、“阻抗”作用力的发生不外乎J、X、M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比如：第一，教学科目的内容在选择编排上不适合于“学习者”的学习。第二，“施教者”对“学习者”的情况不甚了了，不清楚“学习者”能够接收哪些东西的输入，不能够接收哪些东西的输入，或者是施教的方法不当等等。第三，“学习者”头脑里已有的东西，如他们的第一语言，跟第一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观念，有碍学习的种种心理因素，都会造成教学活动中的“摩擦”和“阻抗”作用。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的存在，使J、M、X这三方面的作用力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有些作用力（或曰能量）被白白地消耗掉了，不能使各自所发出的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有效成果。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J、M、X这三方面的作用力的指向都在“学习者”及其学习活动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X是主要矛盾，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活动中的“摩擦”和“阻抗”作用力的发生，虽然从J、M、X三方面都可以找到原因，但我们应该首先从X方面去寻找，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实上“摩擦”、“阻抗”作用力也主要是从X方面显示出来。通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问题的研究，使“施教者”（汉语教师）对“学习者”（外国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第一语言状况、文化、心理状况等）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对“学习者”的学习活动规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使施教活动的计划制订、教材编排、施教方法的选择建立在学习行为主体的客观情况和学习活动的客观规律之上，使J、M的作用力跟X的作用力尽可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尽可能地减少教学双方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消耗，把教学双方所付出的劳动量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有效的劳动成果。这样，“教学效率”就一定会提高。

(二) 由经验上升到理论, 促进学科理论建设

进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 揭示第二语言学习活动的特殊规律, 既对指导教学实践, 提高教学效率有意义, 也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由经验型上升到理论型, 促进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有意义。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对外汉语教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没有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要提高教学效率也是很困难的事。

1.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什么学科

目前, 承认“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的人尽管越来越多了, 可是它属于什么学科? 能够证明它是一门学科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 即使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人恐怕都难以一下子说得清楚, 这就难怪有人对它是不是一门学科表示怀疑了。“对外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 而且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现在, 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国内, 都把语言教学这一块归入“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这个学科的范畴之内。

“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 是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 于1870年提出来的, 意思是用纯粹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过了半个多世纪, 到20世纪40年代, 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才开始建立, 60年代获得了蓬勃的发展。^①“应用语言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主要指语言教学, 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 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 词典编纂、翻

^① [英] S·皮特·科德.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中译本) ‘译者的话’.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译、言语病理学、言语损伤治疗,以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风格学、信息论等边缘学科。“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的涵义非常广,它是“语言学在各方面的应用以及有关各实际领域的学问的统称。”^①正因为如此,除了纯语言学之外,凡是跟语言学或语言知识的运用沾点边的实际领域的工作几乎都包括在它的里边了。比如在美国,60年代成立了许多跟语言方面的工作有些关系的组织,名曰“应用语言学中心”,它们的宗旨是:“在以下几个略有联系的方面起到全国性交流与促进作用。①英语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②亚洲语言、非洲语言及其它美国不大教的语言的教学与研究;③把语言科学用于实际问题;④为各种教学和科研任务提供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⑤与语言问题有关的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⑥各学术团体之间、政府机构与语言教学界之间这类合作与信息协调。”(《语言导报》(Linguistic Reporter)第7卷,第2期,1965)^②1977年成立的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其宗旨跟上边所说的那些中心的宗旨如出一辙,学会是“由对应用语言学感兴趣的,为该领域作积极贡献的学者组成。应用语言学按本会目的定义为‘对各种各样语言问题的多科性探讨’”。(《语言导报》第20卷,第8期,1978)^③由于“应用语言学”包含的内容太宽泛,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同,于是有所谓“应用语言学”工作几乎跟“语言学”沾不上边,有人编的谈应用语言学的文集把谈准备电视教学课的紧张性,谈教学投资和收效之类的文章也收入其中。所谓“应用语言学”简直成了包

① R·R·K 哈特曼 T·C. 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② [美] Frederick J·Newmeyer. 转换生成语法的实用性. 国外语言学. 1986 (1)

③ 同上。

罗万象的大杂烩。然而,不管应用语言学的内容如何包罗万象,但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外语教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或者说是它的核心领域。谈应用语言学的书,或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学术会议,都无不把语言教学(本族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外语教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国,“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视为一门跟语言学有关,或者说以语言为中心的多边缘的学科被明确提出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生的事,尽管包含在它里面的许多工作很久以前就有人在做。目前,我国学者对“应用语言学”的看法是:“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应用语言学似乎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五个主要方面:①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计划,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②语言学和计算机的结合,如机器翻译、计算机情报检索、汉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等;③语言学习与教学,包括外语教学、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④语言与社会学的结合,如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⑤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如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①由此看来,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应用语言学”都少不了语言教学这块最基本的内容。“对中国的今天来说,‘语言教学’仍旧是应用语言学的首要领域。它具体包括:对中国小学生的语言教学,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②

2. “对外汉语教学”有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

从“应用语言学”所包含的内容上看,承认“对外汉语教学”是该学科的一块领域、一个分支,都比较容易做到,但“对外汉语教学”能不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却仍然是个问题。因为,它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理论,没有学科理论的学科

① 龚千炎,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研究刍议.语文建设.1991(6)

② 周有光.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语言文字应用.1992(1)

是不存在的。“对外汉语教学”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回到大家对“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来。

(1) 应用语言学家不承认有“语言教学理论”

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S·Pit Corder)说：“把语言知识运用于某一对象，或者说，应用语言学(其名称的含义就是如此)是一种活动，不是理论研究，而是把理论研究的成果付诸运用。应用语言学家是理论的运用者，而不是理论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按照‘理论’一词在科学中的用法来使用它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语言教学理论’、‘言语障碍病治疗理论’或‘文学评论理论’。”^①他还说，应用语言学家只是语言理论的使用者、消费者。美国应用语言学家坎贝尔(R·Campbell)认为：“应用语言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业务。”^②

如果照应用语言学家们这样去解释，“应用语言学”包括其分支“语言教学”都不是理论研究，自然也不存在自己的学科理论，只是把语言知识、把语言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拿来应用而已，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技术问题。如果照他们这样去解释，从事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都不是理论研究，它们也都不存在自己的学科理论，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技术问题，也谈不上是什么边缘学科。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应用语言学提高到系统工程的高度去认识，这是应用语言学最基本的性质”。“系统工程是研究过程的综合技术”^③。这样去解释，虽然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但给人的印象是“应用语言

① [英] S·皮特·科德.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中译本). 第2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② 桂诗春. 应用语言学. 第12页, 第5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③ 同上